

蜈 蚣 船

一

從南大橋一直到龍王廟，一條不到二十丈寬的河面，完全被船隻封鎖住。上滿了載的龐大的貨船，彷彿什麼烏黑的巨靈的屍身，頹唐地躺在河身。蜈蚣似的虜集在兩岸，緊緊地接連着貨船的腹部的是機伶狡猾的小客船。害羞地隱藏在碼頭以外的是污穢的，破舊的，被人忘掉的屁股幫和漁船。最使人輕視的自然是漁船，它們的正當職業與其說是捕魚，還不如說是偷盜。它們這種行為也表示不出什麼「英雄主義」的豪俠和勇敢。它們不敢偷貨棧裏的貨物，不敢搶劫客船上的旅客，更不敢劫掠貨船，它們專門偷竊沿岸的穀物，瓜果，菜蔬一

類的農產品。它們可以說是河裡的流氓，因為它們自己的行為不允許它們有固定的停泊的地點。其次，就是屁股幫。它們沒有固定的工作。有的時候臨時被貨船雇用去載貨物；旅客上的多，客船不足用的時候，它們也會把自己的醜陋粗俗的面孔洗一洗乾淨，用幾領污舊的破蓆搭成一個蹣腳的船棚，厚着臉皮向旅客們兜攬生意。它們在河裏，演的是小丑兒的角色。它們的船主和船工們呢，不是從被貨船上開除下來的流浪者，就是從沿河兩岸破了產的，在老於河行的船工們嘴裏稱之為「旱鱉」的農民們脫化成的，對於傳統下來的，在船家們眼裏認為絲毫不能違犯的一切習慣和規矩，他們一點兒都不遵守。貨船和客船認為他們是異教徒，是眼中釘，時常揶揄他們，侮辱他們。

時間是初秋的下午。半赤身的船工們都在炙熱的陽光下匆忙地工作着，有的在澆船舷和鎮板，有的在收拾纜繩和其他預備起錨的瑣事。他們都是半光了身，流滿了汗水的古銅色的背上反射了晶亮的陽光。嘴裏不住地互相漫罵着。

舵手們坐在舵艙鎖板上的高脚凳上，板着他們那嚴厲的面孔，在監督着船工們工作，時而從嘴裏，拔出煙管來大聲地叫罵：

『他媽那個臭屎，懶的你們這羣王八們都屁股裏生蛆！你們就不看看船曬得冒了烟嗎？還不趕快澆！』

砰的一聲，客船撞在貨船上。貨船上的船工們爲了討好主人，就彷彿投擲炸彈般地把極度刻毒的罵語向客船上投過去：

『嘿！你的眼生在吉巴頭兒上了嗎？向那裏胡撞！把船撞壞了賠得起嗎？』

『

『纔在人家船上吃了幾天飯就舔人家的肥屁股？就是賠也賠不到你身上個船毛！』客船上還罵着。

碼頭上又來了幾個乘客，屁股幫們紛紛跳上岸，一羣蜂似的擁上去兜攬生意：

『先生，上咱們的船吧？管保你老清閒。瞧咱們船上有多麼寬敞呵！』

『先生，不要上他的船，他的淨載棺材。』

『是呵，你媽被狗咬死的時候，我的船還去送殯呢！』

『新出爐的燒餅，老醃的鷄子兒。』

『烟捲兒。』

『太上避瘟散。』

『滷煮鷄。』

『當天的北平報，天津報。』

名色各樣的小販們，碼頭上的浮攤們，在客船上，堤岸上，直着他們那破羅似的嗓子到處嘶啞着。

南大橋下的洪流沖擊河底石的怒吼聲，電燈公司和對岸的麵粉公司的機器轉動隆隆聲，兩岸上車馬行人的喧囂，以及各種的嘈雜混和在一起，形成都市